

THE QUEEN OF CRIME
Agatha Christie
12
1890 - 2010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Thirteen Problems

死亡草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晓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Thirteen Problems

死亡草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晓谢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10 - 3777

Agatha Christie

THE THIRTEEN PROBLEMS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THE THIRTEEN PROBLEMS® [死亡草] Copyright © 2011
Agatha Christie Limited (a Chorion company). All rights reserved.
The Thirteen Problem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32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草/(英)克里斯蒂(Christie, A.)著;晓谢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(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)
ISBN 978-7-02-008660-3

I. ①死… II. ①克… ②晓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
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3046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死亡草

Si Wang Cao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晓谢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136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75
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8660-3

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 部剧本,以及 6 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、最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已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10年9月

献给伦纳德·伍利和凯瑟琳·伍
利夫妇

目 录

第一部

- 1 周二夜间俱乐部 (1)
- 2 阿斯塔特的圣坛 (16)
- 3 金块 (34)
- 4 血染人行道 (49)
- 5 机会与动机 (61)
- 6 圣彼得的拇指印 (76)

第二部

- 7 蓝色的天竺葵 (92)
- 8 伴护 (112)
- 9 四个嫌疑犯 (133)
- 10 圣诞节惨案 (152)
- 11 死亡草 (174)
- 12 班格楼事件 (193)
- 13 溺死 (213)

第一部

1 周二夜间俱乐部

“不解之谜。”雷蒙德·韦斯特吐出一团烟雾，自我陶醉地重复道：“真是不解之谜。”

他心满意足地环顾四周。这房子很老旧，天花板一片漆黑，房间里陈设着与房子协调的古典家具，一律做工考究。雷蒙德·韦斯特露出了赞许的目光。身为作家的他喜欢完美无瑕的气氛。简姑妈的家总是让他觉得宾至如归，这种环境就适合她的个性。他一眼望过去，她笔直地坐在壁炉边那把大摇椅上。她身穿黑色锦缎礼服，手戴黑色蕾丝手套，腰束得很紧，梅希林^① 蕾丝沿着胸线如瀑布般地垂下，盘起的雪白头发上戴了顶有蕾丝的黑帽子。她正在编织某种又白又软、毛茸茸的织物，一双和蔼慈祥的浅蓝色眼睛正审视着她的侄子及其朋友们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浅浅的喜悦。她的视线首先停留在雷蒙德身上，他温文儒雅，有些拘谨；再来是乔伊斯·朗碧荷，画家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有一双淡褐带绿的奇特眼睛；最后

^① 梅希林(Mechlin)，为比利时中北部一城市，以蕾丝闻名。

是那位穿着极为考究的亨利·克什林爵士。屋里还有另外两个人：彭德博士，牧区老牧师；佩瑟里克先生，律师，身材干瘪瘦小，戴副眼睛，看人看东西的时候，不是透过镜片，而是从镜架上方望去。马普尔小姐注视了这些客人一会儿，嘴角泛起了微笑，又继续她手中的女红。

佩瑟里克先生干咳了一声，通常，这是他要开口说话的前奏。

“雷蒙德，你说什么？不解之谜，呃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乔伊斯·朗碧荷说，“雷蒙德只是喜欢自己说这几个字的声韵而已。”

雷蒙德·韦斯特瞪了她一眼，她却笑着别过头去。

“他是在故弄玄虚对不对，马普尔小姐？我相信你也了解吧？”她问道。

马普尔小姐朝她温柔地笑了笑，一语未发。

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”牧师严肃地说。

雷蒙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冲动地扔掉香烟。

“那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不是在谈哲学问题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指的是那些真真切切发生过，并且至今无人能解的奇闻逸事。”

“我了解你说的那种事情，亲爱的，”马普尔小姐说，“例如，卡罗瑟斯太太昨天早上就碰到了一件怪事。她在埃利奥特的店里买了半品脱的精选虾，随后又去了另外两家商店，等她到家的时候，她发现虾不见了。她返回她去的那两家店里找，但这些虾全消失了，在我看来，这就十分异常。”

“这事非常可疑。”亨利·克什林认真地说。

“当然了,可能有好多种解释。”马普尔小姐接着说,说这话的时候,她的两颊由于激动而微微有些泛红,“比如,有人……”

“我亲爱的姑妈,”雷蒙德打趣地说,“我说的不是那种发生在乡间的小事件。我是指谋杀案和失踪案。如果亨利爵士有兴致聊聊的话,七天七夜他也说不完的。”

“我向来不谈公事,”亨利爵士谦虚地说,“是的,我向来不谈公事。”

亨利·克什林爵士是伦敦警察厅的前任局长。

“我想有许多谋杀案及其他案件,警方至今都无法破解。”乔伊斯·朗碧荷说。

“我相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”佩瑟里克说。

“我老在想,”雷蒙德·韦斯特说,“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成功地解开这些谜团呢?一般人都认为,警方缺乏想象力,因此影响了调查结果。”

“那是外行人的观点。”亨利爵士冷冷地说道。

“你们实在需要一个委员会来裁决。”乔伊斯笑着说,“因为心理学和想象力是作家的专利……”

她促狭地向雷蒙德鞠了一躬,但他依然一脸严肃。

“写作的艺术就在于让人洞察人性,”他郑重说道,“作家能透视一般人易于忽略的动机。”

“我知道,亲爱的,”马普尔小姐轻声应道,“你的书是很精彩,但你真的认为,人都像你书中塑造的人物那样郁郁寡欢吗?”

“亲爱的姑妈，”雷蒙德用柔和的语气说道，“尽管坚持你的信仰，上帝不会容许我有一丝冒犯。”

“我是说，”马普尔小姐解释道，同时微微皱着眉头，数着编织物的针数，“在我看来，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好也不坏，只是很傻罢了。”

佩瑟里克再一次干咳了几声。

“雷蒙德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认为你太重视想象力了吗？想象力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，我们做律师的太清楚了，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待每一个事件，找出证据，进而加以处理，对我来说，那才是获得真相而且唯一符合逻辑的方法。就我的经验而言，那是唯一能获得成功的方法。”

“呸！”乔伊斯扬起头来生气地叫道，“我敢打赌，在这场游戏里，你们全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们女人具有你们男人常常忽略的直觉，同不同意随便你们。我不仅仅是个女人，我还是位艺术家，我能看到你们看不见的东西。还有，艺术家的身份让我在不同人群、不同环境中体验过各种生活，我可以了解就连在座的马普尔小姐也不可能了解的某些生活。”

“亲爱的，这点可说不定。我们村子里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很难过、很沮丧的事情。”马普尔小姐说。

“我能插一句吗？”彭德博士笑着问，“我知道，贬损牧师在当今是一种时尚，但我们牧师习惯用耳倾听，我们了解人性的另一面。对外在世界而言，这一面至今仍是一个未启封的秘密。”

“哎呀，”乔伊斯说，“我看我们这是各行各业的代言

人聚会，我们干脆成立一个俱乐部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今天是礼拜几？礼拜二？那就叫做周二夜间俱乐部吧！每个礼拜聚会一次，每个成员轮流提出一道难题、一些个人亲身经历的谜案，当然自己要有谜底。让我看看，我们一共有多少人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们应该要有六个人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把我给忘记了。”马普尔小姐灿烂地笑着说。

乔伊斯稍微吃了一惊，但很快装得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那太好了，马普尔小姐，我还以为你没兴趣呢。”

“我想那一定很有趣，”马普尔小姐说，“尤其是有这么多睿智的男士们参加。恐怕我不如各位那么聪明，但长年住在圣马里米德，确实让人有机会洞察人性。”

“我相信，您的加入一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”亨利爵士殷勤地说。

“那么从谁开始呢？”乔伊斯说。

“这不成问题，既然我们有幸与亨利爵士这样的杰出人物聚在一起……”彭德博士接道。

他话说到一半便停下来，向亨利爵士所在的方向恭敬地点了点头。

亨利爵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叹了口气，跷起二郎腿，开口说：

“对于我来说，要挑一个正好是大家喜欢听的故事，确实有点困难，但既然大家这么决定了，我刚好想到一个适合现在这种场合叙述的案子。也许你们曾听说过，一

年前的报纸也登过，当时被列为悬案而束之高阁。碰巧，几天前，我得知案子已经破了。

“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，三个人同桌共进晚餐，桌上有罐头龙虾和一些东西。夜里三个人都病了，一个医生赶来急救，两人复原，第三个人死了。”

“啊！”雷蒙德附和着。

“正如我所说，事情很简单，死因是由食物中毒引起的，医生开了死亡证明，死者随后就下葬了。但事情还未结束。”

马普尔小姐点点头。

“我想，一定有些传言会流出，”她说，“一向如此。”

“现在我来描述这起悲剧的出场人物，我把那对丈夫和妻子暂且称作琼斯先生和琼斯太太，还有一位是琼斯太太的伴护克拉克小姐。琼斯先生是一家化学药厂的业务员。五十多岁，人长得英挺，有些流里流气；他太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四十五岁左右；克拉克小姐已到花甲之年，胖胖的，很开朗，一张脸笑嘻嘻、红通通的。这几个人可以说是平凡至极。

“然而，麻烦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出现了。就在出事的前一晚，琼斯先生在伯明翰的一家商务旅馆留宿。碰巧那天旅馆更换信纸，女服务生闲着无聊，于是照着镜子研究旧信纸来打发时光。琼斯先生头一天晚上刚好写过一封信，因此，信纸上留下了一些字痕。几天以后，报纸上刊登了琼斯太太因食物中毒死亡的消息。女服务生就把她从信纸上辨认出来的那些字，告诉她的同事们：‘全

依赖于我太太……她死后我将，成千上万……’

“大家可能仍记得最近有一宗丈夫毒死妻子的案件。只消星星之火就能点燃起这些服务生们的想象力：琼斯先生想除掉她太太，然后继承成千上万英镑的财产！碰巧，那些女服务生中有人有亲戚住在琼斯一家住的小镇上。她写信告诉他们她所知道的一切，他们也回了信。好像琼斯先生相当中意当地一个医生的女儿，她长得很漂亮，三十三岁。一时谣言四起。大家向内政部长请愿，数不清的匿名检举函像雪片一样涌进伦敦警察厅，指控琼斯先生谋杀了他太太。我们当时认为这不过是村子里的闲言闲语，根本没什么大不了。然而，为了平息这些谣言，当局下令开棺验尸。这是由公众毫无根据的怀疑而立案的案例，而结果惊人地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。尸体解剖证明了已故的琼斯太太是砒霜中毒死亡的。于是，伦敦警察厅和地方警察联手调查是谁下的毒，以及用的是什么方法。”

“啊！”乔伊斯说，“这我喜欢，这够刺激。”

“她丈夫自然备受各方怀疑，他可从太太的死亡中得到好处，虽不像女服务生想象的成千上万那么多，但有据可查的是八千镑。他除了每月固定的薪水外，名下并无财产，而且他还是一个喜好在女人堆里挥霍的男人。有关他与医生女儿的绯闻，我们做了详细的调查。事情似乎很清楚，两人确有浓厚的友谊关系，但出事前的两个月，他们突然闹翻，从那以后，似乎就没再见过面。而那位老医生，是一个从不对人生疑的正人君子，当他听到解

剖报告后大吃一惊。三个人食物中毒的那天半夜，是他被唤去给三个人诊治的。他一到琼斯家，就立即发现琼斯太太的情况很严重，马上叫人到他的诊所去取鸦片丸，以减轻她的痛苦。尽管他尽了全力，她还是死了。他从未怀疑事有蹊跷。他认为她的死是因为误食了某种有肉毒杆菌的食物引起的。那天晚餐吃的是罐头龙虾、沙拉、蛋糕、面包以及乳酪。不巧的是罐头龙虾一点也没剩下，被吃得一干二净，连罐子都给扔了。于是他去盘问年轻的女佣格拉迪斯·林奇。她相当不安，不停地哭，十分激动，他发现这女佣根本无法回答问题，只会一遍又一遍地说，那罐头一点也没鼓起来，而且在她看来，那龙虾很新鲜。

“这就是我们必须调查的案情。假设琼斯先生恶意地给他妻子下毒的话，很显然，他不可能在晚餐中动手，因为三个人都吃了同样的食物。再者，琼斯是那天晚餐都已摆上桌子的時候才从伯明翰赶回来，所以他不可能事先在食物中搞鬼。”

“那个伴护呢？”乔伊斯问道，“那个笑容满面的胖女人呢？”

亨利爵士点点头：

“我们没有忽略克拉克小姐，我向你们保证。但令人怀疑的是，她会有什么动机呢？琼斯太太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给她，而她主人的死只会迫使她另谋生路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她应该没有嫌疑。”乔伊斯沉思道。

“不久，我手下的一名警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”

亨利爵士继续道，“那天晚饭后，琼斯先生曾下楼去过厨房，替她太太要了碗玉米汤，说她太太表示人不太舒服。他在厨房等到女佣格拉迪斯·林奇把玉米汤煮好，并亲自端上楼去给他的妻子。我觉得，这可能是破案关键。”

律师点了点头。

“有动机，”他捻熄了手上的香烟说，“再加上有机会，身为药厂的业务员，弄点毒药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“一个毫无道德观念的人。”牧师说。

雷蒙德·韦斯特盯着亨利爵士说：

“这里面一定有些不对劲。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？”

亨利爵士只是苦笑。

“那正是案子让人伤脑筋的地方，迄今为止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但目前我们碰到了麻烦。琼斯至今尚未被捕，是因为在审问克拉克小姐时她告诉我们，琼斯太太并没有喝那碗玉米汤，是她自己喝掉的。

“是的，好像她习惯到琼斯太太的房间看看。当时琼斯太太正坐在床上，那碗玉米汤就摆在她身边。

“‘米莉，我觉得不太舒服，’她说，‘把我扶起来。我想可能是因为今晚吃了龙虾的缘故。我叫艾伯特给我端了碗玉米汤上来，可是现在我又不想吃了。’

“‘太可惜了，’克拉克小姐说，‘这玉米汤做得很好，没有结块。格拉迪斯的厨艺真棒。现今的女孩子很少人能煮出这么好的玉米汤了，我倒是挺想吃呢，我肚子好饿。’

“‘你是在做傻事。’琼斯太太说。

“我得说明一下，”亨利爵士说，“克拉克小姐正在节食，她担心自己越来越胖。

“‘米莉，你这样节食对身体不好，真的。’琼斯太太劝道，‘如果上帝要让你胖，你就注定要胖，喝下那碗玉米汤吧，它对你大有益处的。’

“克拉克小姐一口气喝完了那碗玉米汤。所以，你们知道，这就完全否定了我们认定那个丈夫是杀人犯的推测。关于信纸上的那些字，琼斯先生轻松地解释说，那是给他弟弟的回信，他在澳洲的弟弟向他借钱。他在信上说，他生活全靠他太太，他太太死后，他才能控制财务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时他会接济他的。他很抱歉现在不能帮他，同时也指出，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和他一样处在贫困中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这案子就没有线索了？”彭德博士问。

“没错，这案子就这样没了线索，”亨利爵士面色凝重地说，“我们不能轻率逮捕琼斯先生，因为没有证据。”

众人一阵沉默。接着乔伊斯开口说：

“就这样完了吗？”

“去年案子调查到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伦敦警察厅现在握有真实的案情，过两三天，你们可能就会从报纸上知道结果。”

“真实的案情，”乔伊斯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不晓得是什么。现在我们每个人思考五分钟，然后再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。”

雷蒙德·韦斯特点点头，以示赞同，看着手腕上的